

目錄

■在地耕耘

食物採集美學（二） 盧建銘、許淑真 1

tatokem的大豐收 | rolang葉子養大的山豬 | 會生氣的菠蘿蜜 |
在水圳採toko的部落模範兒童

■另種想法

反對：危及農民與消費者的基改科技與專利 郭華仁、黃淑德 12

草中拔豆趣～美濃有機農夫曾啓尙的紅豆田觀察 柳琬玲 24

■處處青芽

城市菜園系列（五）：翻轉農耕（Spin Farming） 徐雍（加拿大） 28

記憶中會微笑的發糶花 張雅雲 32

芥菜及其他《嘎啾啾筆記本》 赫格 36

不只是銀貨兩訖 阿寶 40

■放眼國際

在秘魯的庫斯可一馬丘·皮丘地區，
旅遊業的性別與族群認同：
“給拍照的婦女”，導遊與婦女編織工
Annelou Ypeij · 小草譯 42

■小專題：紀念 許淑真女士

最後的田野身影 盧建銘 68

紀念 許淑真女士 舒詩偉 70

封面圖：

春節時採laoc 圖／文：盧建銘

在部落裡過漢人的春節時，
大家很容易因為親友相聚，
高興得失去節制而暴飲暴食。
王媽媽都會用laoc（五節芒心）煮湯，
來提醒自己多注意身體；
同時也會採更多的數量，
一方面送給關心的親友，
一方面也會拿到原住民的國宅社區去賣。
無論有沒有高血壓，
大家都會搶著買。

laoc是上帝每一年都會送給她的紅包。

（2013年2月13日 於撒烏瓦知部落）

食物採集美學（二）

■盧建銘、許淑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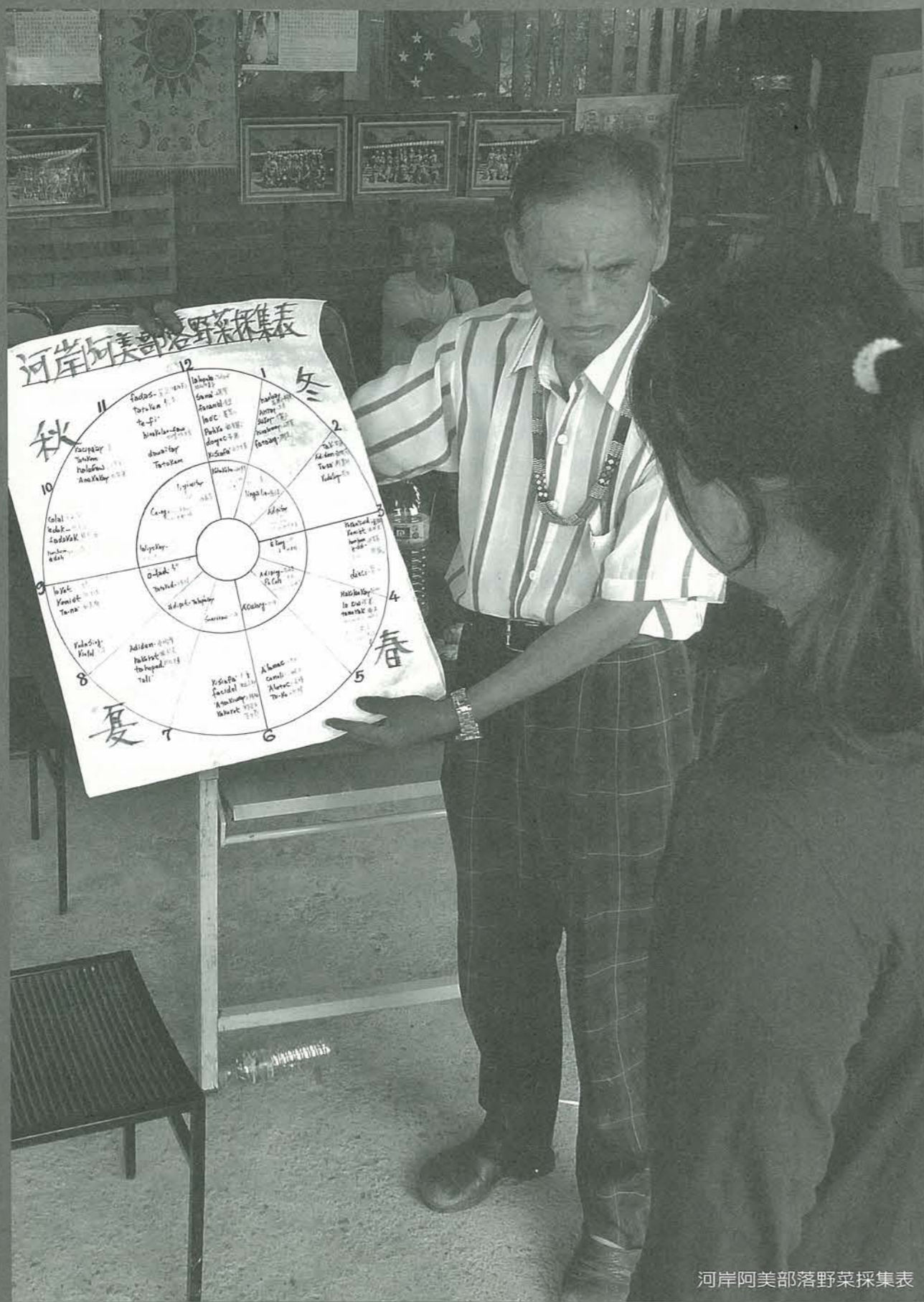
撒烏瓦知部落年度的生活主節奏，主要是來自於野外的採集活動。春耕的時候，大家的確確是在田裡面辛勤的勞動；看著荒野中冬季的野菜越來越老，菜園裡有一大堆豐收到吃不完的蔬菜，大家都知道這些都快結束了。

春天的每個月，野外的野菜開始要輪流發芽了。所以身體雖然在田裡種著稻子，但是眼睛總是看著旁邊野生樹木的生長情況。大家都知道，插秧之後，開始又是新的採集活動了。一樣、一樣不同的味覺記憶和身體的野外知覺，也隨著春耕的身體勞動甦醒了；烤火的火盆收起來了，上山和潛水的工具都搬出來，大家都開始準備要上山、下海了。

爲了讓從外地來拜訪學習的客人們，能夠瞭解部落一整年的節奏；頭目用了三個不同大小的鍋蓋，在紙上畫出了部落一整年循環的採集表，張貼在部落聚會所的牆上。

對於阿美族人（Pangcah）來說，fangcalay（美好的）的部落，有四個重要的標準，分別是lipahak（快樂的）、cilafongay或cihafayay（富裕的）、kakangudu'an（受人尊重的）和tato'asan或lalengawan（傳承文化的），都是以部落總體作爲標準，採集的美學也是如此。

漢人在臺灣這塊土地上進行了將近四百年的殖民經濟墾殖，以家庭、家族作爲財富累積單位的生產方式，也將土地視爲土壤資源來看待，這是從來沒有改變過的。真正的土地革命，會不會是藉著學習原住民傳統的部落生計體系，從自然的本質上，去反省和顛覆現有的生產困境。真正的運動，不只是一種生產或是消費的變革，會不會是去思考如何進行一種新的文化運動或是社會結構改造。



河岸阿美部落野菜採集表



tatokem 的大豐收

這是今年冬天最大的 *tatokem* (龍葵) 豐收了。頭目與我開著兩部車，加上王家三姐妹，只採集了兩個多小時，就足夠塞滿車子了；大家才滿意地坐在地上分享保力達。大家都知道再過兩個禮拜，採過的粗枝，又會繼續分枝，長出更多的新芽，又可以再來採一次。

只要採了三回之後，所有分配到蔬菜的親戚、鄰居和朋友，就大概都會覺得今年是很幸福的冬天了。對過去的祖先來說，野菜豐收是大地神靈的庇佑；但是對於現在普遍信仰基督的阿美族人來說，大家常說這是神賜與子民的瑪那 (*mana*)，是信仰堅定的證明。

去年整個冬天 *tatokem* 在野外都採不到。因為思念它的味道，所以這一年從十月份開始，大家無論是出遊、外出工作或者是拜訪親友時，總是盯著荒野和廢耕地上野菜生長的情況。更何況今年冬天雨水多，放晴時天氣也很溫暖，大家都猜測該是野菜豐收的冬天了。終於 *Asoi* (阿水) 和 *Lahok* (彩雲) 在大園發現了足夠讓整個部落採足 *tatokem* 的一塊地。得到消息後的部落，大家一車一車的前往採集。

冬天有很多的野菜，田裡面也會種植很多的蔬菜，這些菜其實也都好吃

可口，但是就是沒有像tatokem一樣令人依戀；並不是因為它是稀少名貴的食材，而是一種味覺上的珍貴。它有一種特別甘甜、而略帶苦味的味道，不同於我們常吃的菊科和十字花科的蔬菜，而是屬於茄科植物枝葉特有的味道。所有的Pangcah（阿美族）都是這種味覺的忠實粉絲，所以自然也有屬於tatokem的情歌：

datengay to tatokem

datengay to tatokem

hacowa kemkemen no tao kina tireng

歌詞是說「採tatokem啊！採tatokem！什麼時候才會有人來吃下我（kemkemen）呢？」因為吃的阿美語是kemkemen，和tatokem的尾音-kem是相同的，表面的意思是tatokem希望有人將自己採去吃，其實是採菜的婦女或少女們在暗示希望別人能追求她，是充滿著性暗示的思春歌謠。

另外還有兒歌版的唱法：

datengay to tatokem

datengay to tatokem

o so'linay a wawa no Pangcah kina tireng

歌詞是說「採tatokem啊！會採tatokem來吃的，才真正是Pangcah的小孩。」

這次的採集量特別的多的原因，主要是要經營野地上的蔬菜。因為儘可能要採到更多的野菜，它才不會老化開花，下一次才会有好幾倍分枝嫩芽。過年時因為子女回來太高興而吃下太多siraw（醃生豬肉），或者是喝太多酒時，才会有足夠的tatokem湯可以降血壓和醒酒。

也因為真的採太多了，因此王媽媽（四姐）自己將整理好的菜，拿到鄰近的阿美族瑞興國宅去賣，不到幾分鐘就搶光了。為了取得生活上的補貼，將各個季節多餘的野菜拿到國宅去賣，已經是王媽媽的習慣了。她們姐妹從小就被父親強迫到村莊裡去賣菜。賣菜其實是他們父親向花東故鄉的客家人學來的「技術」；包括很有信用的秤重，通常都以半斤為單位；挑選比較美的菜，好好的排整齊，並且綁好或打包好；定出最恰當和最穩定的價錢。

她們從小至今總是要克服不好意思的感覺。因為畢竟從一個被教導要慷慨分享的家庭中，進到一個強調分享是快樂的村落裡賣菜，是很傷自尊心的，也有心理上很大矛盾和糾結。平常拿菜送人時，有時會換回一些東西，

有時是別人驚嘆而感謝的笑容。但是透過買賣換回可以作為累積財富用的金錢時，總是有一絲像漢人一樣自私的羞愧。所以定出不能被報怨的低廉價格、然後被大家快樂的搶光時，心理上才會很得意。有時可以聽見王媽媽說她賣了多少錢，更常談起的是大家有多麼喜歡她的野菜；最得意的是在說在多短的時間內被搶光。

我曾經問過她們為什麼不到大溪的菜市場旁邊去賣，價錢不是更好嗎？她們說市場賣菜的人有時候像騙子一樣。有時候在市場發現阿美族常吃的野菜或蔬菜被放在市場賣時，她們會故意探詢一下價錢和來源。賣菜的人常常說這是最新改良品種的養身蔬菜，並且會提出一些高的離譜的價錢。更大的心理障礙，是因為她們從搬入都市、進入工廠上班的時候，一開始就有許多因為吃野菜被歧視的經驗。當漢人在吃便當，她們則是在煮野菜湯配飯，就有人會譏笑說：

「什麼時代了，還有人在吃那種野草！」

這樣的話，部落的每一個人都遭遇過，的確刺傷了大家的自尊。也因此過去這幾十年來，大家都寧願躲在自己的talo'an（農寮）裡吃飯。

過去在部落中，只要有人召集sakafiyaw（鄰里眾人）一起來為自己蓋房屋時，主人在勞動結束之後要供應大家晚餐，內容就是主食hakhak（糯米飯）和兩道菜餚；其中最貴重的當然是siraw，參與的家庭還可以分一大塊帶回家。另外就是野菜湯，是由所有的婦女到野外採來的各式野菜所煮出來一大鍋湯；常被戲稱為「八寶湯」或「八菜一湯」，tatokem通常都是主角。濃郁甜美的菜汁當然好吃，但是真正甜美的滋味，是部落在集體勞動一整天後的傍晚，在新房屋前的庭院裡，sakafiyaw的青年老少婦女圍繞一大鍋野菜湯共食的快樂。

（2013年1月14日 於大園）



rolang 葉子養大的山豬

大家都在快樂地聊天的時候，Kacaw阿公砍了一大捆rolang（構樹）的葉子要去養山豬，要求我幫他拍照。

Kacaw阿公是部落最喜歡飼養動物的人，雞、豬、牛、羊什麼都養。所有的動物都不用飼料飼養，而是到處採集特定的植物來餵養。過去養水牛的時候，每天到處去割牧草，牛只是他的寵物；牛常常被綁在田旁邊的苦苓樹下乘涼，看著主人像牛一樣在田裡耕作。

每到豐年祭前，大家都會試探性的問他可不可以宰殺了？他總是拒絕。由於每天花了太多的時間引起太太Akiko的抗議，最後承受不住壓力，還是答應了；但是他會消失一兩天，避免自己傷心。

牛賣掉之後，他將精神轉向山豬的飼養。每天都會砍rolang的葉子餵食，這是山豬最愛吃的食物。用rolang餵養之後的山豬毛色很光亮，會帶有棕色和綠色的光澤。Kacaw養的任何動物，都是大家覬覦的對象。

每年的三月份開始，冬天的野菜漸漸地在田野中消失或老化的時期，大

約有一個多月的時期，可以採集到rolang的雄花和嫩葉，和蝸牛一起煮非常好吃，是阿美族標定初春很重要的食物。這時候也是蝸牛開始活躍的季節，只要雨停之後的晚上，大家總是會撿拾一桶一桶的蝸牛回來。有時候也會將蝸牛改為小魚乾，師母說應該是受到客家人的影響。

春天在野外開路時，部落的老人會將砍下的rolang枝葉拋在路的兩側，因為蝸牛特別喜歡吃乾枯腐爛的rolang樹葉。之後只要翻動這些枯葉，就可以撿到許多蝸牛。

rolang對於阿美族人來說，是很重要的植物。嫩葉和雄花可以吃；熟果可以製酒；樹皮可以製線編織和當繩索，也可以直接敲打製成樹皮布；粗樹枝可以搭瓜棚；樹幹和樹根可以拋棄在潮溼的樹林邊緣培養野生黑木耳；樹葉可以養鹿、養豬和養羊。

在一次的演講中談論到rolang養豬的事情，說到這種豬的滋味，發現只有“反美麗灣”運動的Sinsing淑玲的眼睛，變得炯炯有神。後來到台東荊桐部落拜訪時，才知道她們也是用構樹來養豬；除此之外放牧時，山羊最愛吃rolang和血桐的葉子。以撒烏瓦知部落來說，已經沒有放牧的文化了。放牧是與土地很親密的生活方式。一方面讓動物自己覓食；另一方面放牧的人也沒閒著，也會採集各種自己可以吃的食物。放牧在阿美語裡很美，是pasera'，是在sera'（土地）的字根上加上pa-的前綴，意思是「放在土地上」；圈養則是pakaen，是在kaen（吃）的字根上加上pa-的前綴，是「餵養」的意思。換句話說rolang是在這片土地，同時養育著人、羊、豬和其它動物的食物。

這種在臺灣平原原本數量最多的原生樹種，在四百年前養育了大量的野生花鹿；但是在漢人的部落裡卻是一無是處。小時候我聽老人將「鹿仔樹（構樹）」和「烏松（雀榕）」這兩種樹合稱為「敗家樹」；特別是指著那些因為家道中落的三合院，無論是在磚牆上或是庭院裡總是長著這些樹。所以當自己家牆壁上被找到構樹的幼苗時，老人們總是會仔細地將它從磚縫或水泥縫中連根移除。

（2012年10月9日 於撒烏瓦知部落）



會生氣的菠蘿蜜

豐年祭的前一個星期六，照例是部落的*marara'*（集體勞動日）。在這一天不分男女，大家都必須停下自己手邊的工作，等頭目和總幹事發佈工作命令。王媽媽戲稱這一天為「作憨工（*qong-gang* 台語）」的日子，這是從閩南社會學到的一個不妥當翻譯。

躺在部落麵包樹下等待工作命令的時候，大家的心情都很好，因為抬頭一看，除了會在豐年祭前準時成熟的麵包果之外，還有就是快要成熟的菠蘿蜜，以及秋天就會成熟的柚子。王媽媽說，從小沒有看過這種水果，所以從一開始就叫它菠蘿蜜了，不知道它有沒有阿美族的名字。對老一代的人來說，菠蘿蜜、釋迦和蓮母（蓮霧）是三種有佛教名字，而且可能是來自南洋的水果。

每個人都知道一個部落的小神蹟，今年的菠蘿蜜總共長出了14顆，剛好14戶每戶都可以分到一顆，到時候部落又可以有一場沒有缺憾的抽籤了。去年的柚子也很有「靈性」，每戶可以分到三顆；但是，去年菠蘿蜜的心情好

像不太好，只長了幾個爛掉的果子。

其實說實話，不論長幾個，部落還是會有智慧將它分得很好。但是因為注重部落分配分享的文化，用每戶分配到多少水果來倒推計算果樹的產量，顯然好記多了。透過這種分配末端倒推計算總量的方法，我曾經還算出有一次的捕魚頭目，總共捕了120斤魚，或是有一次的野菜大豐收，部落總共採了60斤野菜。

我好奇的用手指頭去數看看，馬上被大家阻止，所有的人都在告誡我不能夠用手指頭去指，說用手去指菠蘿蜜會爛掉。我問說為什麼，*Nakaw*說它會*mafedol*，意思是說水果會「生氣」。我很驚訝，所以追問了一大堆問題，不只是菠蘿蜜會生氣，*tara'ar*（瓢瓜）、*runi*（絲瓜）和*tankui*（冬瓜）也都會生氣。我追問可不可以用手指貓或狗，它們會不會生氣？大家都笑說，貓狗有什麼好生氣的；好像說生氣是一種有靈性的表現。阿美族用手指著別人說三道四，有時會被視為很嚴重的挑釁而引起衝突。他們說人的生氣又不一樣，人的生氣是*meketer*，只能用在人身上。

指著月亮也不行，有禁忌，老人常常會說：「*aka pitoro' to folad, matokiw ko tangila'*」（手指著月亮，耳朵會縮小）。其中*matokiw*很明顯是閩南語「倒勾（*dr'giu*）」的衍生字；大家都記不起來“耳朵縮小”老人到底是用那一個字？大家其實都想不起來，就快要宣布那個老字已經「退休」了，*Nakaw*突然閉著眼想要回到小時候和老人一起在戶外的情境，放掉意識喃喃自語，突然這個字突然跑回來了，「*makedot*」意思是會縮小。正確的說法應該是這樣的：

Aka pitored to folad, makedot ko tangila'.（不要指月亮，耳朵會縮小）

Aka pitored to fuis, maovad ko fukes.（不要指星星，頭髮會變白）

從字典裡發現「*makedal*」是旱災的意思，「*makedec*」是指「被綁緊」，是兩個非常接近的語音。這個句子的產生，會不會是來自對於自然神靈信仰的禁忌，所殘留下來的對自然的尊重態度。

文化是總體的，阿美族傳統的採集文化是架構在部落集體的知識共享、集體勞動的快樂生活、集體分配共享的倫理上，同時也被放在對自然像神靈信仰般的尊重；而不是一種單純的糧食生產和供應的問題。

（2012年7月21日 於撒烏瓦知部落）



在水圳採toko的部落模範兒童

阿美族部落的豐年祭一定是選在夏天，也是颱風的季節。撒烏瓦知部落這幾年的豐年祭前後，也總是受到颱風的威脅。我覺得很幸運的，颱風和大雨總是在祭典前就放晴，或總是在祭典結束後才下大雨。但是大部份的媽媽都不這麼認為，尤其是牧師娘，她們認為是神的眷顧和大家的虔誠禱告。今年颱風也在豐年祭的前兩天離開，只留給部落族人兩天的時間準備。表面很寧靜的部落，大家都按照自己被分配到的工作，分散到不同的地方進行。

大姐夫的媳婦Nakaw在豐年祭前一天下午的時候，帶了一組婦女到大姐夫的田裡去採tali（水芋），準備宴客用的。這是颱風後較常吃的菜，因為芋田通常被規劃成有水流經的沼澤濕地，所以在颱風結束後，本來就是整理芋田的恰當時機；包括去除沖來的殘枝雜物，撥開掩埋太高的泥土、移往被沖走泥土的地方，有折損受傷的植株就可以趁機採收食用。所以颱風過後常常會有味美的炒芋頭梗。大姐夫這位八十多歲的老農夫，從半個多世紀前結婚進入妻家，依照阿美族的傳統，他努力務農照顧了姐妹成群的家族。一直到今天，他仍然獨自一個人在田裡面努力工作，供應給更龐大的子孫們屬於故鄉的蔬菜。

颱風過後的幾天內，大漢溪的溪水總是會變得很混濁；部落旁的灌溉水圳這個時候通常都不會送水，所以會露出底部。七歲大的孫子緯緯發現水圳底部爬滿了toko（田螺），要求我用手臂將他吊到水圳底部採toko。他仔細的挑出比較大的toko，漸漸的大約拿了十多斤重之後，仍然不太願意上來。緯緯最後提著很重的toko，提到正在圳溝旁洗芋頭的姨婆們前面，重複強調這些toko要分給大家的吃的。大家高興得大笑，誇獎緯緯是個懂事的o so'linay a wawa no Pangcah（真正的阿美族小孩），同時叫他拿回去給奶奶整理。

今年的豐年祭中有一個特別的活動，就是表揚模範兒童緯緯和另一位上了國中的哥哥吳承恩；頒發獎學金給這兩位對部落有貢獻的小孩。因為這兩個小孩每天都和老人在一起過著部落群體的生活。老人做事他們很自然的就跟著做，或甚至是搶著做，無論是採集、挑水、搬土、堆石頭。學會的不只是技術，也很自然地學會了部落內分享的快樂和文化，特別是採集活動所建立的部落分配和分享觀念。這也是「部落隔代教養」最有價值的地方。由最有傳統觀念的老人，用部落集體的生活來教育兒童。到了十三、四歲成年時，才能進入到部落男子年齡層組織內，開始這輩子四、五十年的部落公共勞役。

（2012年8月3日 於撒烏瓦知部落）

